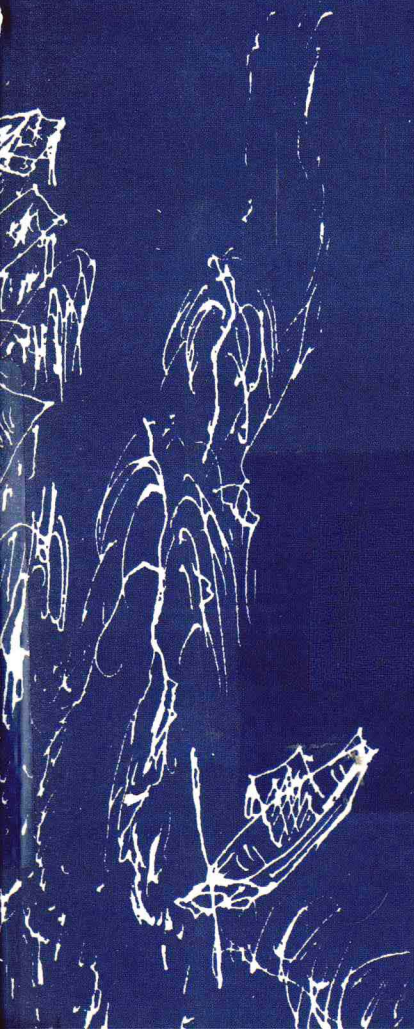


# 萬裡行

下冊

吳 暄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萬裡行

下 冊

吳 暄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蒿里行/吴暄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ISBN 978-7-5321-4615-4

I. ①蒿…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8973 号

责任编辑:夏 宁

封面设计:王志伟

蒿 里 行

吴 暄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5.5 插页 2 字数 1163,000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615-4/I·3594 定价: 98.00 元 (共二册)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 第三十七章 等待

桂子急匆匆地便要往郭家庄方向去。

“桂子，桂子，等一下，近蕓有信给你，桂子——”

汪瑛从后面追了上来，递给桂子一个折得很整齐的纸条。桂子小心翼翼地翻开字条，只见上面写着两行娟秀的字：

“桂子哥，暂时别来寻我了，也别问为什么，如果你信任我，爱我的话，就等我，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你说过一定等我。”

“永远爱你的蕓儿”

桂子先是怔住了，继而拿着字条的手发抖了。

“蕓儿家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瑛子姐，近蕓跟你说过些什么？”桂子转头便追问起汪瑛来。

“没有啊，怎么啦，蕓妹妹字条上写了什么啦？刚才照相前她急匆匆地跑过来，只说了一句让我把这字条交给你，便转身跑走了。那会儿就要开始照相了，我就没再追着她问。怎么啦，蕓妹妹究竟是怎么啦？”

桂子把蕓儿的字条递给汪瑛。

“这，这……哎，哎，桂子，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桂子再也不管不顾汪瑛，一把抓过那字条，便疯了似地朝郭家庄的方向飞奔而去。

一个多时辰后，桂子气喘吁吁地入了郭家庄。

“桂子，桂子——咦，你怎么会上郭家庄来的？”

桂子忽而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他虽然心里发急，也只好停下脚步来。桂子扬起头一看，是与蕨儿同村的邻班同学郭胜，郭胜高一下年便辍了学，桂子同他仅略见过几面。

“哦，我是来找郭近蕨的。”

“你是来向近蕨贺喜的吧？”

“贺什么喜？”

“贺喜她订亲了啊，近蕨真是好福气，高中刚一毕业，便定了这么好的一门亲事，听说对方还是公社副书记的儿子……”

“什么，你说什么？近蕨订亲了？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桂子如一头受惊的雄狮一般对着郭胜咆哮起来，他一下子定在了原地，双腿像被抽尽了筋骨一般，动弹不得。

郭胜猛地遭了桂子这一顿怒吼，有些摸不着头脑，只好怯生生地回道：

“近蕨，近蕨是订了亲了，喏，你看，爆竹都打了，前两天打的。”

桂子这才注意到，从村口到近蕨家这一路上，一地都洒满了爆竹花儿，红红的爆竹花儿在午后明亮的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芒。桂子忽而觉着自己这一路跑来，脚底板子已是被那爆竹花儿咯得硬生生地发痛。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我不信，我不信！”

桂子怒目圆睁，他的脸发白，身发冷，他只觉着好像天在旋，地在转，他竟全身瘫软地滑倒在不知谁家的院墙边了。

“桂子，这，这，桂子，你这是怎么啦？”郭胜忙上前去扶持桂子。

“近蕨，近蕨是我的……蕨儿，我的蕨儿，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同别人订亲呢……”

桂子目光呆滞，先前的怒吼咆哮也化作了含混不清的喃喃自语。

“怪不得，怪不得那天近蕨……”

“怪不得，怪不得什么？”

桂子恍惚中听到郭胜的口中蹦出了近蕓的名字，他猛地醒转过来。

“怪不得那天近蕓会去踩爆竹，怪不得当时她还哭了……那天我听见村里打爆竹，便出来看热闹。近蕓的父亲、生产队长还有那什么公社副书记放爆竹时，近蕓正好和她大弟弟捞猪草回来，一见那情景，近蕓便发了疯似的，光着脚就往爆竹上踩。还好她弟弟眼快，一把拖住了她，否则不知道会烫成什么样呢，近蕓当时哭得很伤心……”

郭胜说着说着便陷入了沉默，他用了同情的眼光看了桂子。

“她光着脚去踩爆竹？她怎么，她怎么竟傻到光着脚去踩爆竹……”

桂子的心紧紧地揪住了，他担心蕓儿，担心蕓儿的脚是否烫得厉害，担心蕓儿是否挺得住。

“桂子，事已至此，你也别太难过了，”郭胜拍了拍桂子的肩膀，“不如到我家去喝口水吧？”

桂子摇了摇头。

“那，那我先走了，你自己保重啊。”

桂子独自一人倚靠在院墙下了。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生的大恸。

蕓儿要离我而去了，蕓儿快要没了，蕓儿要为他人的新嫁娘了。

原来爱情是如此，原来情深意切的一对儿一转身就会有其中的一个被风儿、雨儿、闪电儿、雷霆儿，不，是猛虎儿扑了去了。“忽见一黄虎，森然欲扑人。”原来自己的两句诗，竟是与蕓儿爱情的谶语，今日示现了。

“挺身欲伏虎，无奈已断魂。”桂子啊，此时的桂子，真的觉着自己的肝肠寸断了，自己的心肺揉碎了，真的觉着眼面前明媚的天空陡然黑暗下来了，觉着自己处于漆黑不见五指的暗夜中了，觉着自己的一缕幽魂，正飘飘渺渺地离了自己的七窍而去。

他要去向何方？他要去伏虎吗？他很想这就冲去蕓儿的家，去为蕓儿

分忧,他不能让蕤儿一个人扛着。他用尽了浑身的力气站起来,可是他的脚步却停滞不前了,他知道他不能,他不能便这样地突然出现在蕤儿的面前,出现在蕤儿父母的面前。

他又展开了蕤儿留给他的字条:“……等我,三年,五年,甚至十年……”

岁月漫漫,何日是尽头?

桂子拖起沉重的脚步,消失在回朴镇的路上。

三天过去了,桂子把自己关在卧房里,看书,写信,他想把对蕤儿的忧心、对蕤儿的牵挂全部倾注在诗稿里,可是他写了又撕,撕了又写。他的心中充满了困惑,他的脑海中一遍一遍地回放着蕤儿的话语,“等我”,“一定等我”,可是,若是真如郭胜所言,蕤儿的亲事已定,那自己的等待,真的能带来希望吗?

桂子在家中再也待不住了,他要到汪瑛那里去,去探一探蕤儿的消息,他很想立刻便见到蕤儿。

他迈开大步朝小汪家村赶去。

刚到汪瑛家门口,正赶上汪瑛准备出门,二人碰了个正对。

“桂子,你来啦,我正预备上朴镇去找你呢,给,蕤儿的信。”

桂子接过信,他倚了一棵行道树儿,抖抖索索地打开了——

桂子啊,我亲爱的桂子哥哥:

分别已经三天,已如隔三年了,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可又不知该如何说起。听郭胜说前两天在村口碰上你了,可能你已经听他说了,但我想还是必须要由我自己亲口告诉你,可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

就在毕业前的两天,我的父母把我许给别人了,许给了公社副书记的儿子,我竟成了别人未过门的儿媳妇了,这是真的,我没法解释

清楚。

两年前的那场火灾，毁了我的家，更毁了我，毁了我们。

你知道吗，这两年我家借住在生产队的队屋里，受尽了苦，也受尽了气。

我弟妹多，父母劳力又弱，在生产队上连续几年都是欠着工分在领口粮，有几个长钱户子看见我父亲去领口粮，眼里总是透着愤懑的目光。每个月末父亲挑着箩筐去领粮，总是排在队伍的最后，等别人分完口粮，才上前去。你知道会计保管员是如何对我父亲说话的么？

“带钱了么？”

“暂缓几天吧，等我凑齐了钱，一定交上。”

“那就等你交上了钱再来领粮！”

口气是那么不近人情。

有几次，我看见父亲挑着空箩回来，心中难过得如刀绞一般，总想着熬到高中毕业，我便能帮父母亲的忙了。桂子哥，你知道吗，我的母亲最近又生病了，大夫说是胃溃疡，是饿出来的。

还有一次，那是去年年底，队里的粮仓保管员突然四处大嚷说，“不得了了，粮仓里的粮食没了”，还扬言说是“船底不漏针，船外无别人”，把矛头直指我的父母。母亲当时气得差点吐血，父亲心中跟明镜似的，他让母亲看住现场，不让旁人接近队屋旁的粮仓，自己则跑到大队、公社去请人来断是非，一定要找出偷粮的人，还我们家一个清白。后来大队、公社两级干部到现场来审查，发现粮仓门上的封条没有破，锁也没有被撬过的痕迹，便断定这是保管员根本没有把粮食装进仓，或是后来自己偷了，还贼喊捉贼。多么险恶的人哪，落井下石。父母心中那个怨哪，要不是那场火，我家怎么会寄人篱下，住队屋。

父亲其实早就想搬出那队屋了。火烧后没多久，他听说但凡受了火灾的人家，县里便会拨些木材下来帮着做栋房子。于是他上大队、

公社去了，奔忙了三天，竟连半根木头也没领着。去年秋后，他又请村上的一个大伯帮忙一起推着土车去山里拉木材，翻山越岭，深夜闯关，结果大伯扭伤了腰，父亲也累得躺了上十天，带去的钱也太少，木材便还是没能凑齐，重建新屋的计划也一再地延宕下来。

这次当生产队说队屋要改成小学，父亲便立刻开始搭茅舍了，先把夏天熬过去再说。父亲说秋后要再去山里一趟，借钱也要把木头拉回来，否则做不了房子，冬天来了，一家人，大人还熬得，我那五六个弟妹，穿着亲戚邻里救济的单薄衣儿，盖着几条像猪油渣儿一样破烂干硬的被子，叫他们如何熬啊。

上个月，父亲遇上了赖校长，便对他说起了家里的情况，赖校长很是同情，并透露说下学期雁巢湖中学要招民办老师，可是要公社、大队两级干部说了算，他没有权。

几天后，赖校长竟带着公社副书记汪递峰来了，说是汪书记听说了我家的情况，很是关心。那汪书记在我的父母面前，又是答应帮忙弄齐木材计划，又是许诺下学期推荐我去教民办，弄得我的父母一时弄不清是从哪一片天上忽然掉下来一位活菩萨，对汪是感激涕零。从那天起，汪便成了我家的常客，又是帮父亲叫帮手去拖木料回来，又是隔三差五地送些米、油、衣、被过来，可是一个月来他对亲事却是只字不提。

一个礼拜前，我即将毕业，汪递峰又同赖校长一起上了门。他这才说起自己如何如何同赖校长是至亲，一直听赖校长说我如何如何长得好，如何如何聪明灵慧，又说自己的儿子在部队上当飞行学员，还带来了一张照片，还说他看了几个村子，就只看上了我一个，他要我做他的儿媳妇了。我父亲起初说要等我过两天放学回来再做定夺，可是赖校长却拍了胸脯说：“近蕪的事情，我出面去说，绝对没问题！”于是，我的父母便点头应允了。第二天一早，汪就又坐着一辆拖拉机来了，

车上拉了几个立方的木料，他也不多言，往我家晒谷场上卸下木料就走了。一时间村里的老老少少都上门来看热闹，连平日从来不给我家好脸色的生产队长也点头哈腰地掣着一张大笑脸来了。

我毕业考试后一回到家，当晚，父亲就对我说及要为我办订婚酒的事了。我一听，心中就像天上在下黑雪，地上在结黑霜一样，我拼命地哭，死活不同意。我跪着求父亲，跟他说我宁可一辈子不嫁人，也会帮他和母亲把弟妹们培养出来，给母亲治好病，我只求他别答应这场婚姻。母亲过来劝我，我还是拼命地哭，死活不同意。再后来，姨娘、姨爹、堂叔伯婶，到最后，赖校长、我的启蒙老师郭叔公都来劝我，我还是拼命地哭，哭得声音都哑了。哭不出来了，我便一头向院墙撞去，母亲急忙上前拖住了我，我们俩一起重重地摔在墙角边儿上了。

这时，我的父亲走过来，他竟双膝猛地一弯，“咚”的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他的眼睛又红又肿，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滚落在我身上：“儿呀，这么好的一门亲事，你竟不乐意，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就答应了吧，看你几个弟妹的面。也不是要你现在就结婚，汪书记的儿子那边也要三五年，学员毕业后提了干才能回乡来完婚。汪书记说了，你一毕业，就到公社的中学去教民办，有工资拿，还记工分，抵得上一个半劳力。你的工资、工分还可以拿回家，你几个弟弟妹妹也可以继续读书了。儿啊，你知道爸不是看得你不重，你聪明，我和你妈这几年再苦再累也让你一个女孩儿读完了高中。儿啊……”话未说完，父亲就一通猛咳，整个身子几乎是匍匐于地面了。

亲爱的桂子，我的桂子哥啊。

我知道你爱我，打从一进我们的校门，我的体内就感受到了爱的气息，一进我们的教室，我的心中就知道是你在爱我。你的眼睛、你的目光，哪怕我的座位相隔你有几排远，你的目光一旦朝我看过来，我的后脊背就能感受到一阵阵灼热。两年来，你关心着我，呵护着我，把我

看作你的一切，我都深深地知道。其实，打我的目光第一次与你的目光相遇，我的心中就认定了你是我一生的神气鬼冤家，你是我少女绮梦中的梁山伯、张君瑞、宝哥哥。

你知道吗，这两年来，有了你，我是多么的幸福。每当自习钟声过后，躺在床上，想到我们真真假假的拌嘴，想到我们通夜地编写墙报，我念稿子，你誊写，我调油墨，你作画，想到我们在水边漫步，在草地上论诗，想到你的两道乌黑的剑眉，想到你微笑时露出的洁白的牙齿，想到你漫步时舒展而从容的步履，我就沉浸在无尽的甜美中。

但是，但是现在，现在一切都变化了，使我恍如在噩梦中。

就在前天，就在我几近麻木几近绝望的抗争声中，他们下了聘礼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了订亲酒席了。现在，现在我们的一切都困难重重了，都依稀渺茫了。

桂子啊，我的唯一，我的亲爱的，以前我读贾宝玉、林黛玉的故事，总是叹他们二人一个傻乎乎，一个病恹恹，没有主见，不敢抗争，被家长笼在彀中打转转。我听梁祝的故事，也笑他们颠预迂阔，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提了包袱、收了细软消失在祝马两家的视线之外。倒是敬佩张君瑞、崔莺莺二人的大胆勇敢，敢作敢为，有情人终成眷属。

现在，时过境迁，竟轮着你我了。我真正是无可叹、无可笑、无可敬了，我们落了个什么都不是了。我真希望你我都生了那有些钱财、没有挂碍的人家，我们二人就能永远地好下去了，如赵祯礼与汪瑛、段盛林与他的表妹那般。可是这一切，却都不是这样了。

你一定会恨我吧，骂我吧？我竟在外人看来背叛于你，要去做那个军人的媳妇了。你相信我会吗？我毋宁去死，也不会背叛了你，去为他人之妻的。你相信我吗？

我不会屈服于我的命运，我不当林黛玉，也不当崔莺莺，更不会当祝英台。你也不能效了那宝二爷，也不用效了那张君瑞，更不可效了

那梁山伯。我们是新时代的人，我不相信，凭了我们二人的力量，就守不住我们二人的爱情！

亲爱的桂子哥，你以为呢？

你一定要等我啊！

你的全身心爱了你的蕮儿

于灯下

桂子全身颤抖地读完了蕮儿的信，他又一次瘫倒于大树之下了，手中的信笺儿也随了风，打着旋儿向远方飞去。

一切的担心都成为现实，郭胜没有骗他，蕮儿确乎要为他人的新嫁娘了，桂子的心口又是一阵剧烈的绞痛。桂子于剧痛中耳边突然响起了梁祝二人的楼台会，响起了祝英台的唱：

实指望，有情人能终成眷属，

谁知道美满姻缘两拆开。

梁兄啊，

我与梁兄难成对，爹爹允了马家媒。

我与梁兄难成婚，爹爹受了马家聘。

我与梁兄难成偶，爹爹饮过马家酒。

梁兄啊，

爹爹之命不能违，马家势大亲难退。

.....

他现在的遭遇几乎如梁山伯一样，他陷入绝地了，他的目光如被吹灭了的火把儿，黯淡了。

忽然，他又隐约觉着，近蕮的来信中，她不曾如祝英台那般说的。桂子

又想起数日前蕨儿字条中的“等我”，他的眼中顿时又生出微光来，他立即寻觅起那被风儿吹得远去的信笺儿来了。

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他全都寻觅着了。

他重新捧了近蕨的信读了起来：

“桂子啊，我亲爱的桂子哥哥……我毋宁去死，也不会背叛了你……我不相信，凭了我们二人的力量，就守不住我们二人的爱情！”

“亲爱的桂子哥，你以为呢？”

“你一定要等我啊！”

等待，等待，莫非，莫非蕨儿认定了她与我还有将来，这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

桂子绞尽脑汁，一遍一遍地在脑海中构想着这未来三五年间可能出现的种种转机。或者，或者汪家那儿子会在部队上爱上了哪位年轻美貌的姑娘，便主动解除这婚约？或者在近蕨的一再抗争下，汪家会终于明白强扭的瓜不甜……再或者实在不行，他和蕨儿二人便抛下一切，远走高飞？

想着想着，桂子忽而又泪洒衣襟，又是一阵大恸了。

蕨儿家的房舍终于有人帮忙筹建了，人们已为蕨儿的找着了好婆家而举杯庆贺了，蕨儿的工作也有了好的去处了，父母能得了她的帮衬，弟妹能得了她的扶持，她的一生还有何求呢？求她的浪漫纯真的爱情，桂子能给了她，那飞行学员便不能给了她去？一个农民、引车者的儿子，一生一世又能给予她什么？金钱，父亲的几个薄薄的工钱，养家糊口之外，又有几个？工作，自己尚且去路茫茫，毕业即是失业，失业即是还乡，还乡即是务农，务农即是贫穷，他能给予他的爱人什么呢？一介书生，两袖清风，两道凝眉，一双泪眼，一颗纯洁的心，几句宽慰的话，除了这些，俱不能够了。

我的出现，我的去救她，于蕨儿也许是火把，是光明，而于她的父母家人则不啻是灾星，是祸祟。我或许能伸了我的手携了爱人远走天涯，可是她的家人呢？于那郭家庄，于那雁巢湖，还如何立足，如何做人，他们会陷

于更深重的苦难之中的。

我也不能如梁山伯，舍了自己，也害了近蕻。肝肠寸断，痛定之后，总会愈合。

罢了，我且为了我的爱人，隐忍苟活于人间吧，我且慢慢地把这爱的青涩的果子嚼得烂了，消化了，再对自己做一番安排吧。

罢了，我且隐了我爱的火焰于地底下，于岩浆中，舍弃对她的一人之爱而为对她的全家之爱吧。

罢了，我且强装笑颜，以那敝屣尊荣、蔑视背叛的傲气把自己的爱情埋葬吧。我不可去见她，是该快刀斩乱麻的时候了。

让她误解我的无情吧，让她恨我吧，让她饮下我这薄情人儿奉献给她的一杯苦酒，让她慢慢地消化了去，降解了去，一身轻松地去投了那飞行学员的怀抱，得了新的温暖、新的幸福吧。

桂子于摧肝裂肺中渐渐地让自己清醒起来，理智起来。爱屋及乌，就舍了那屋，去及那乌吧，那些拖了长长的鼻涕的蕻儿的弟妹们。

他的那双片刻儿也不肯等候的脚步儿滞止不前了。

他默默地收起近蕻的信，趑趄蹒跚地走回家去。

一连三天，他全身疲软地卧于家中堂前的凉床之上，他神情痴木，双目傻傻地看了堂前屋顶上的瓦片儿，他呆呆不动，任由那瓦片儿缝隙中的强光射了自己的身子、自己的眼睛。

苍蝇儿飞过来了，憩在他的头上、身上、脸上，他也不去驱赶。你啃了我去吧，我是一堆腐肉，我的心已死，我的身体正在发霉，发臭，腐烂，苍蝇知我，它们逐臭来了。

强装的傲慢的外衣儿岂可掩得住心中的阵阵大恸。

他用他的诗歌来化解自己了。

回过头来吧  
世界大得很  
爱情之神不怜悯你  
请回到理智之神这边吧  
理智之神会眷顾你  
你在她的怀抱里  
会找到无限的宁静与平和

别了,我可爱的女神  
我可爱的女神啊,别了  
我这蓬莱间的燕雀啊  
再也不能栖了你的身边

女神啊,你确实妩媚,温柔,高洁  
你确实曾使我神往,使我流连  
我再也不愿搅扰你的生活了  
我已不是那只有甜美歌喉的杜鹃  
我再也不想凝眸于你的恬美了  
我上不能为你沐浴的暖阳  
下不能为你安憩的屋檐

我可爱的女神啊  
你不必顾惜我,慨然而去吧  
我们间没有了楼台会  
也没有了长亭边  
我已不再对你生发流连

在我的心中

已扯断了那为你鸣响的琴弦

等待

等待是什么

等待是一棵枯萎了的树

当你等待她的时候

你以为她正处在冬天

错了

你错了，朋友

等到春天来临的时候

你会发现

枯萎的树的枝头

没有了红花绿叶绽放在枝桠间

他的心近乎于超脱了。想到他的爱人，他的蕨儿或许也会在他的淡漠中解脱，桂子的心甚至会生发出些许恬然。他的隐忍、他的舍弃或许正是他对她的一种更加无私、更加博大、更加纯真的爱吧。她能知我的一片苦心吗？能知我之掩埋于地底下、岩熔中的那一片炽热的肝胆吗？且让她恨我去吧，且让那恨快地充溢于她的胸间，充溢于她的双眉、她的眼眸吧。爱过之后即为恨，恨过之后是冷漠，冷漠之后是遗忘，遗忘之后是空虚，且让那飞行学员日渐地去填补她的空虚吧。我且默默地祝福她一生好运，一生平安。既然爱了，只能如此了。

一切都想过千遍万遍之后，桂子轻松多了。

但每当见到近蕨留下给他的哪怕一丝一毫的东西，他都立时心中如捣如摧起来。近蕨的照片，近蕨送与他的那双鞋垫、那支钢笔，近蕨为他梳过

头的那把桃木梳，他为近蕮而买的那个搪瓷菜筒儿，他一见了，魂儿便如被勾去了一般。

他把近蕮给予他的一切东西，连同近蕮曾经翻动过的书本，都藏匿起来了。他甚至端来了楼梯，用了一张破油纸儿把那些东西一股脑儿地全都裹了，藏了在楼上的隔板之中。

他的心似乎有些小瘥。转而又蓦地见了自己右手袖口的一颗纽扣，蕮儿娇嗔的脸儿又浮现在他的眼前，蕮儿温润的唇儿又印在了他的脊梁上。

他寻来剪刀，“咔嚓”一剪下去，纽扣儿应声坠落在地上，跳动着，滚动着，忽地便不见了。

桂子看着空落落的只剩了几根断线的头颅儿的袖口，他又泪流满面了。

那种与生俱来、刻骨铭心的爱，岂是一把剪刀，“咔嚓”一声便可剪得断的。

桂子与蕮儿分别后有一个星期了，一天上午，汪瑛来了。

汪瑛在桂子家门口见着了用一个书本儿掩了脸躺在竹床上的桂子。

汪瑛轻轻地唤了桂子，桂子竟恹恹地装了不知，不肯起身。

汪瑛不敢进桂子的家门，她招呼正在习针线的贞嫔，把桂子叫醒了。

桂子无奈，只好起身到了大门前。

汪瑛见了桂子便有些怒气：“蕮妹妹的信你看过了吧，怎么你竟一丝儿回音也没有？她都几天不吃不喝了，她现在在我的家中，在等待你，让我来唤你。”

桂子无言。

“你随我去看看她吧。你看你也不成人形了，她更不成人样了，互相见一见，说不定还有话说，还有交待。”